

賀館長榮退，憶二三往事

單文經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毛館長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五十二級畢業的，我則是六十二級畢業的，前後相差十年。不過，因為毛館長是台南師範學校畢業，在小學服務三年以後，才保送到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依據伍毅夫先生的說法：凡為系友，若是級別高出自己十年以內者，可以稱其為學長；凡是級別高出自己十年以上的，即應稱其為老師。準此，毛館長的級別高我十三年，雖然我未曾真正受教於毛館長，但是，我一直都尊稱他為老師。

毛館長是臺南市人，我也是在臺南市出生的，可以算是同鄉。更巧的是，民國四十六年至五十二年之間，我就讀臺南市進學國民小學。四至六年級的級任導師許春木老師，曾經在臺南市海東國民小學教過毛館長。許老師是督促學生求學，是出名的嚴格。前些年，我看許老師時，他還以毛館長和我同在教育界服務為榮。

民國六十六年，和毛館長大學同班同學的黃昆輝先生，時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兼教育學系主任，請我回系裡擔任助教。當時，同為助教的李春芳先生，經常抽空整理系友的資料，我亦因而從旁略知毛館長畢業後動態之一二。其後，我一直留在系裡服務。在學術研究和教育行政二方面皆甚為傑出的毛館長，自然成為我和同事們隨時注意的系友前輩。

毛館長在大學畢業之後，即在臺南師範學校擔任教職，以建立盲生走讀制度而知名。因為他曾經通過教育行政人員的高等考試，所以曾經擔任過台東縣的教育局局長，後來，又接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局長，以及國民教育司司長等重要職位。後來，亦曾擔任台北市立師範學院院長多年，然後才轉任國立教育資料館的館長。任職館長時，並且兼任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員會的執行秘書，參與多項教育報告書的策劃與編撰的工作。

記得，有一次，在毛館長擔任台北市立師範學院院長任內，我前往參加該院所舉辦的學術研討會。中午有幸和他一起用餐時，我談到在美國奧瑞崗大學

時修習過有關中間學校(Middle school)的課程。毛館長很感興趣，表示他過去在美國進修時，也曾經對於中間學校表示相當的關心。蓋在一九八〇年代，以收受六年級至八年級學生為主的中間學校，逐漸取代初級中學(Junior high school)而成為美國初級中等教育的主要類型。毛館長和我由這種類型的學校談到當時國內師資培育的制度。我們共同認為，台灣的學校制度應該把原來幼稚園以迄小學五年級共六年歸併為小學，且將原來小學六年級和國民中學一及二年級共三年歸併為國民中學，於高級中等學校則應為四年。他並且認為，應該將師範學院定位於國民中小學師資的培育，而將師範大學的功能定位於高級中等學校師資的培育。像這樣把兒童和青少年階段的師資培育合併考慮的想法，在國內算是少有的，但是，卻是很符合心理發展的原理。對當時還是資淺的教育學界後進的我而言，有幸能有機會和毛館長作這樣的經驗交流，從中體會出他溫文儒雅的學者風範，景從孺慕之心，更形增加。

真正和毛館長接觸比較多的機會，是他接任國立教育資料館的館長以後，以該館所聘任的媒體委員之身分，參與國民中小學教學媒體的研發工作。蓋民國八十三年所公布的「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之中，除了規定由國立編譯館、各民間出版商編印教科用書，經過審定之供學校教師、學生選用之外，也規定由國立教育資料館負責研發教學媒體備用。當時，因為毛館長的厚愛，透過多年來追隨毛館長擔任視聽組主任、也是執行教學媒體開發工作的朱煥興先生之邀請，我受聘擔任國立教育資料館「國小新課程道德與健康科教學媒體委員會」的召集人，開始研發製作道德與健康科一至三年級的教學媒體供臺灣地區國民小學教學使用。三年後，為了因應課程標準將道德與健康科分為二個學科，由我專任道德科教學媒體委員會的召集人，另請林錦英教授擔任健康科教學媒體委員會的召集人。迄民國九十年底，該二委員會共研製了道德與健康科的各式教學媒體多件，其中錄影帶共四十六捲，更是普受國民小學教師歡迎。我還應毛館長之請，經常在國立教育資料館為推廣道德與健康科教學媒體而舉辦的研習會上，向各地的國民小學教師同仁介紹這些媒體。

後來，我並請在教育部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服務的范信賢先生主稿，將這些年來的經驗作一番反省，而完成《臺灣地區國民小學道德教學媒體的研發與省思》一文。這篇文章先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八至十一日在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及香港教育研究所聯合主辦之「新世紀的價值教育與公民教育」國際學術會議上發表，後來，則由范先生主筆改寫後發表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教育資料集刊第二十五期，並且收錄於我於民國九十年十月出版之《教學引論》一書之中。另外，我亦據以改寫為 *Reflection on development of videos for elementary moral instruction in Taiwan* 一文於民國九十年十一月三日至四日，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訓育系主辦之「公民與道德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這篇文章總結了六年教學媒體研發的經驗，並且從文化研究的觀點，省思教學影片運用於道德教學中可能產生的問題與解決途徑。該文衍繹了毛館長多次在會議中所揭示之研製媒體的理念：應該掌握課程

標準的精神和內涵，以學生生活經驗為中心，賦予教師更多的權能，進而使教師藉由教學媒體，引發學生自己的生活經驗，再經由情境化、現場化的教學過程引導學生省視自己的經驗，進而促成自我生命的改變與成長，提高其自信和自尊。

國立教育資料館於民國四十五年正式成立之後，隸屬於教育部，掌理國內外教育資料及視聽教育之蒐集、研究和推廣等事宜，其中設有視聽教育組，負責研發、策劃製作中小學視聽教學媒體。但是以往國立教育資料館研發的媒體並未完全與學校課程內容相配合，直至民國八十三年才開始密切配合教育部公佈的各級學校課程標準，系統性的開發教學媒體供學校教師運用。而毛館長任職的期間，正是最頂峰的階段；粗略的統計，毛館長任職期間所研發的教學媒體，數以千計。最近，國立教育資料館的即將隨著國家教育研究院的籌設而轉型，這項工作會不會再持續下去，實難逆料。不過，毛館長帶領同仁推動教學媒體研發工作的這一段過程，必然會在我國教育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頁。

除了研發國民小學道德與健康科教學媒體之外，蒙毛館長不棄，我還以國民中學認識台灣及公民與道德二學科的教學媒體委員會召集人的身分，製作了十餘捲的教學錄影。另外，我亦參與了為數不少的供師資培育與進修之用的各種教學錄影帶之編譯、審查等工作。國立教育資料館推動的全國國民中小學教學媒體競賽，我則以策劃或是審查委員身分而有多次參與的機會。

毛館長擔任館長期間，我亦被聘為《教育資料與研究》雙月刊的編輯委員，每個月都前往國立教育資料館參與一次編輯會議。每年出版一集的《教育資料集刊》，我也多次以編輯委員或審查委員等身分，協助策劃與編審的工作。我也多次以主講人或是討論人的身分，參與國立教育資料館定期委託各師範校院舉辦的「教育論壇」，發表論文，並刊登於《教育資料與研究》雙月刊之中。

我自民國六十六年回到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擔任助教以來，即積極參與中國視聽教育學會的學術活動。近年來，更濫竽充數擔任秘書長的工作。毛館長長年以來，擔任該學會的理事、常務理事、監事、常務監事等職務，對於我在各屆理事長及理監事們的指導之下，結合各大學在教育傳播、教學科技、資訊管理等領域的學者，所推動的各項研討或研習會，所辦理的《教學科技與媒體》期刊等，皆給予大力的支持。最近幾年，我以中國視聽教育學會秘書長之身分配合其它以教育學術研究為主旨的專業團體，在每年年底合辦的各項國際學術研討會，毛館長也都在實質上和精神上給予很多的支持，使該項活動成為華人地區一項重要的教育學術活動。

近年來，因為多年獻身於教育學術與行政事務的推動，終年勞累不得休息，毛館長的身體略顯羸弱，這二、三年，更因為內分泌失衡，導致呼吸系統功能障礙，但是，他仍然抱病從公，不時參與各項會議。家人及同仁早即勸他提前退休，他亦皆以公務為重而不從。如今，他終於首肯，放下重擔，安心養病。在此，誠摯地致上無限的祝福。